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八

史部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畧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

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

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

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

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

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

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

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騎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

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

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

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

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

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

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

備普復還領江夏還盪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

病癘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

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

兵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

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

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

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

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

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

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  
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  
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  
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  
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  
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  
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  
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

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

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

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祚追論

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有

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

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

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

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

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



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畧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

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  
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  
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軟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

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  
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  
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  
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  
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

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  
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  
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  
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  
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踈帳  
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  
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  
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

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  
盛常畏欽困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

馬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

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膽畧  
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權討關羽欽督

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  
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

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蘓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

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

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

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

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

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

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

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

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  
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

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咸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

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

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  
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  
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  
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

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

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



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

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

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  
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  
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  
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  
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  
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  
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  
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

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

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  
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  
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  
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  
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志節

慷慨武毅英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

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

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

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楫閤大紕繫石為砥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  
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  
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紕蒙衝乃橫流  
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  
襲曰今日之會斷紕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  
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  
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

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

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

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眊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以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

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

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

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

畜之

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

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邦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於是歸吳周瑜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竝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

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  
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  
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  
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  
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會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

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  
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

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  
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  
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  
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遂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爾寧頭當代人函權乃赦之

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

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  
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  
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  
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吏  
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  
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  
米酒衆穀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  
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

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

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時

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

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

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

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

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

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

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

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

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

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離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

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

遂徙屯於半州

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

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

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  
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  
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  
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  
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  
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  
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  
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轍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



慢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  
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  
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  
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  
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  
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  
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  
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

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  
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  
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  
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  
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  
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  
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  
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

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

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

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  
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  
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  
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  
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  
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  
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

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  
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

能屈彊荆吳僭儼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畧之網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委瓌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

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  
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  
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  
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  
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  
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  
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  
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

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

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感與呂範全

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

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

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

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

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

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

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魏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



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

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

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

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

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

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

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

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

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  
楊粲竝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  
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  
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  
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  
拜右將軍璋為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馬  
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  
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

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  
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  
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搃旗身被  
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  
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  
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

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  
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  
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  
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  
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  
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  
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

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遺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

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緄奉與張布目左  
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  
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蜀亡軍  
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  
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  
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  
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  
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

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  
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  
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  
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

吳志卷十考證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四疑作匹

韓當為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分疑作  
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自及元本作及已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臣明楷按孫策傳

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有

誤



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疑作黜賊  
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衛權○監本訛作奮激沒身今改  
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  
○威平疑作幼平周泰字也

陳武收考極毒惟死無辭○惟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毛本作三  
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俱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為王也

遂授寧兵屯當口注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訛作若走云何今改正

涉水即是吾禽○元本作即為吾禽

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毛本作即起拜持酒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一銀盃多次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稍

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瓌近務邀利於當年哉○監

本訛作踳瓌

臣龍官

按踳音窩訓折足也於瓌義無

涉當作委瓌今改正

徐盛射遂絕迹不復為寇○元本作不敢為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訛作功夫今

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圍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魏

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圍之作魏  
人圍之

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吳志卷十考證

謹案卷九第六頁前一行皆延頸觀望刊本延訛  
二據監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感動左右刊本動訛慟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不如遣兵助之刊本遣訛還據  
毛本改

第十五頁後六行與本傳所載刊本脫傳字據毛  
本增

卷十第十三頁前一行張昭時在坐刊本坐訛位

欽定四庫全書

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志卷十一至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九

史部

吳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

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

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

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  
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  
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  
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  
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  
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  
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  
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

教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

見賁為陳安危

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

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闕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

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責由

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晏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

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

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

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

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

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竒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

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

郡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

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  
宴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  
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秦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  
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  
然治戮秦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  
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  
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  
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

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  
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

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

襄陽記曰

祖音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  
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  
廬宜城西山鴈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  
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魏將蒲忠

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

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

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  
及江表傳云然以景

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竝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 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

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

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

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  
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  
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  
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  
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  
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

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

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  
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  
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  
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  
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  
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  
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

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  
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  
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  
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  
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  
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  
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  
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西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

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

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

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

不整者範願覈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

上大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

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托將軍者非為

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

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

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

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

疆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

海西梟其大將陳牧

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

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

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

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

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

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

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

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闞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

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

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

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

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

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

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

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

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  
白範與賀齊奢

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闕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

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  
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  
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  
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  
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  
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畧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  
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  
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  
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  
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 卒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  
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

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  
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  
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  
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  
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  
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  
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  
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緄自

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緜緜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  
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  
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耻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  
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  
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  
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  
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



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

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

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

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  
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  
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  
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  
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  
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  
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

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托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

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  
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  
國縱罪虧刑失執大馬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

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  
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  
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

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

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桓大笑桓性護前耻為人下

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

魚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

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

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騷擾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  
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  
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  
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  
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  
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  
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



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

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

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

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太平二

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

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  
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  
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  
殊也

吳志卷十一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家本作名績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

還吳遷都督注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

曰稱領都督○臣明楷按曰稱疑作自稱上文呂範

欲躡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時冊府作

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作  
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  
兵○監本訛作七十里間臣龍官按此當作問言仁

揚聲攻羨溪實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軍音問  
也今改正

朱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監本訛作愴臣

龍官 按愴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獠言其狡獠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臣浩按侯子二字不可曉疑作僉子此朱異詈元遜之辭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十

史部

吳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虞翻

子記忠  
聳昂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

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  
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竒之由是見稱太守



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  
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  
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

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說言疾來邀我南岳

相求故遂南行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朗謂翻曰

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

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

衰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

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

禮身詣翻第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

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

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

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吳書曰策

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

柰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  
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  
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  
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  
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  
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使在前具宣  
孤意翻即奉命辭行逕到郡請被襦葛巾與敵相見謂  
敵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  
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  
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畧超世用兵如神  
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  
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  
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  
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  
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  
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

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見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畧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

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  
歌遣使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

竝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

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  
策薨權

統事定武中即將焉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  
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

諭焉會稽典錄載翻說焉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  
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

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焉退臣松之  
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

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

吳書

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  
餘財汚良家邪遂距不受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

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

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  
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  
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闕  
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  
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  
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  
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  
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

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

邪權悵然不平

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

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

權既

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



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  
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  
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  
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  
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  
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  
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  
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

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

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

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

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

獨忤舜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

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

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

順思咎憂情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

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

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

悲慕逸豫大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

慶悅以忘罪傳曰

翻初立易注秦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濶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秦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

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恠矣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譎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宣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願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因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為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

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昏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帛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諝荀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

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

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  
長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  
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宓避  
滕宓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  
至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  
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  
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  
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  
司徒皓恃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  
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潭光祿大夫徐陵字元  
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  
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  
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  
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胤  
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  
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為丞稍遷武昌左部督

傾心接物士卒皆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侍平益疏恪被害子達亡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為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

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

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

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

會翻已終

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

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  
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  
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  
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  
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  
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  
遠於京畿舍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  
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  
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  
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  
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  
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  
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  
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  
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  
陳囅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



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疆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慕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擘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鄒莫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無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

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矣潁川有  
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  
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  
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  
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  
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鄆大  
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  
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  
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  
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  
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  
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  
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  
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言棄祿遁迹  
黜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  
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直審諤則侍御史餘姚

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  
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  
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  
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  
爽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慮  
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庾上虞樊正  
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  
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庸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  
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  
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  
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  
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  
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  
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  
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  
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

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和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

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

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緜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休未至緜欲入宮圖為不軌名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緜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

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觀之年稱上虞魏遷

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  
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  
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諱  
字思與晉陽秋稱諱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  
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  
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聳越騎校尉累遷

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

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  
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  
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  
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  
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  
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

太守

會稽典錄曰昺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  
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

來伐遣曷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曷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

季寧少悖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

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

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竒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秦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厯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臂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

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邁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

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

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前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持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嶽嶽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



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竒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

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  
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  
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  
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  
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  
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  
之效然諸葛亮遠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  
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

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  
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  
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許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  
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  
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  
謹奉所齋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

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  
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  
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  
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  
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  
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  
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  
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

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

豔彪皆坐自殺

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

有司下令曰昔令名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

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

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艷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

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

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

三郡指搆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祭

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侯名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為已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

斥還本部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  
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  
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  
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  
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  
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  
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  
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

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焯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豎豔不內之忌族猶



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

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  
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  
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  
以命行既脩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  
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  
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  
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  
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

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公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

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

忽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  
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  
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

温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

諸葛亮聞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有  
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  
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  
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  
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  
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能  
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

冠羣焯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  
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  
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  
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  
云頌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

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

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賊並起陳與比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眾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

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  
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  
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  
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  
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  
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  
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

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

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

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

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

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

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

永世脩為豐祚然財湏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

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



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

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

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

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

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

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

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

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

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  
輕剝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  
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  
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  
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  
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  
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  
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

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  
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  
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  
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  
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  
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  
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  
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

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  
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  
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  
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  
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  
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

瑁

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

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

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

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

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

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

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旦之評

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  
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  
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  
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  
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  
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  
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  
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

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  
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  
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涓涓之忿欲越巨海  
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  
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  
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  
遠忽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  
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

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  
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  
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  
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  
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  
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  
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



九域槃牙之時率湏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虫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

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

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

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

相之骨

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竒之河後為將軍得

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

名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  
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  
船縋絕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  
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  
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  
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  
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  
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

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  
拜昭義中郎將與呂佖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  
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  
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  
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  
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  
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

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  
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  
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  
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  
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  
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  
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  
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

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

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

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

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

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

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

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  
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  
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

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

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

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

吳志卷十二考證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

咸以安寧注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  
○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

皆傳於世注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事因宋本

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立法北  
宋本作立法

年七十卒注以遼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

妻子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后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據宋  
本作攄

又注鄮

莫侯反

主簿任光○各本俱訛劄磔候

臣龍官

按鄮莫侯反音茂縣名屬會稽即今之寧波慈谿與此正合乃賀訛為賀卍訛為卍遂并莫侯反而訛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三

高未詳

臣清植

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上文所

引越王翳鄞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

討扶嚴病卒注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  
勢宋本作將

汜弟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諱字思奧○北宋本諱作潭  
曷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曷字子文○北宋本作世文  
張溫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廷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廷見太平御覽作廷  
見

艷性狷厲○太平御覽作峭厲

納愚言於聖德○聖德疑作聖聽

陸瑁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

臣良

表

按陸績傳云長子宏次子獻此作一男疑誤

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

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臣明楷

按趙達傳注云孤城

鄭嫗能相人此云孤城嫗即其人也疑脫一鄭字但  
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為菰城也

吳志卷十二考證